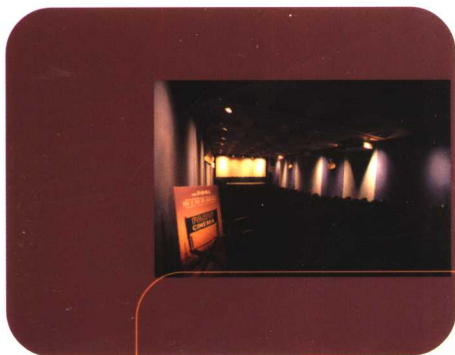


彭怡平
文·摄影

巴黎电影



Paris Cinéma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0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影巴黎 / 彭怡平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5.11
ISBN 7-108-02337-7

I. 电… II. 彭… III. 电影院—随笔—巴黎
IV. J9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4831 号

责任编辑 吴 莘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890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 数 100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彭怡平

作者网站：友善的猫

<http://www.friendly-cat.com>

联络作者：pong.yiping@msa.hinet.net



台大历史系毕业，巴黎索邦第一大学电影电视系博士候选人。现专职写作与摄影创作。

通晓英、法、日、德、拉丁文，是个热爱电影、欣赏艺术、崇尚旅行、喜爱美食与音乐的“生活艺术工作者”。

专攻剧本、纪录片拍摄，对法日文化做过深入的探索，发表专文数篇，并应邀至日本京都现代艺廊Gallery Sowaka以日文举办“日本电影中的女性”专题演讲。

以法文创作长片剧本《太极》以及多本美食电影剧本，探讨层面扩至文化、性别、社会等议题。其中，《Marianne的橱柜》在三百多名候选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得到法国 Esec 电影学院 1995 年度最佳短片剧本奖；《巴黎·夜·爵士—Jazz Club in Paris since 1917》一书荣获法国 2002 年度艺术家赞助。

于高雄餐旅管理学院教授“世界餐饮的文化与艺术”、“法国料理的艺术与文化”。法国国宝六星级主厨亚伦·杜卡斯（Alain Ducasse）应邀到台湾观摩教学时的指定全程同步翻译者。曾于国内某葡萄酒专卖店担任国际部研发经理以及专业葡萄酒杂志《酒客》之顾问。

研究与创作主题从世界饮食文化与艺术、电影艺术、国家历史文化，发展至爵士乐与摄影艺术，对影像艺术的创作与探索努力不懈，并致力于将学术研究成果普及于大众，以落实生活艺术于民间。

在大陆已出版的著作：

《隐藏的美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开麦拉美味幻想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红色列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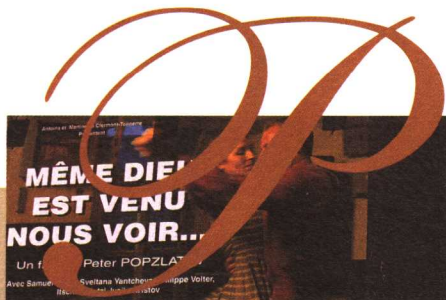
P Paris Cinéma



电影巴黎

彭怡平 文·摄影





电影巴黎

Contents

004 作者序——人文·艺术·电影院

人文篇 Culture

- 010 反射咖啡馆
- 012 “宝塔”的爱情故事
- 015 《贝壳与牧师》首映会
- 017 “香坡”的放映间
- 018 西蒙·西蒙西的最爱
- 020 “拉丁区”的影迷
- 022 巴黎首座电影院
- 025 电影图书馆:BIFI与安德烈·马勒侯
- 029 电视概论影展
- 030 巴黎电影节
- 033 六十元的电影节
- 034 电影杂志
- 036 影片信息手册Pariscopie & Officiel
- 038 世界第一的电影书店
- 039 东西古今并陈的电影看板
- 042 从无声到有声

艺术篇 Art

- 046 电影院招牌
- 048 “乞丐”电影艺廊
- 051 电影海报历史博物馆
- 054 向文德斯致敬的“时光电影”
- 057 最成功的电影广告
- 058 “开拍”的Logo

电影院篇 Cinéma

- 拉丁区的艺术实验电影院
- 062 “佳龙得”的洛基恐怖秀
- 066 “哈辛”的周五午夜场
- 068 特吕弗的电影院“香坡”
- 070 贾克·塔蒂的一百岁生日
- 072 戈达尔的电影院“拉丁区”
- 076 萨特的“英雄馆”
- 080 五月影院“三卢森堡”
- 082 浴火重生的“圣米榭空间”
- 086 电影梦想家的“圣安德雷艺术”
- 090 抢救“圣杰曼都雷”
- 093 最古老的电影院“乌苏林”



095 菜市场里的电影院“木剑”

拉丁区外的艺术实验电影院

098 艺术实验中心“夜祷”

104 重返人间的幽灵戏院“布拉迪”

109 色情电影院的故事“巴黎电影群岛”

112 实验短片电影院“交替”

114 第二人生的起点“仓库”

118 导演的电影院

异国风情电影院

123 东方电影院“宝塔”

126 充满拉丁风味的“拉丁娜”

130 黑色文化电影院“他方影像”

香榭里舍的艺术实验电影院

133 怀旧电影院“马克马孔”

136 “巴尔扎克”的感官飨宴

140 “艾丽榭林肯”的美好年代

巴黎最美的电影院

142 蒙马特的“二十八号摄影棚”

149 “意大利喜剧丑角”的克劳德·尚菲利
普影迷俱乐部

152 “马克思林德”的梦想

156 “西班牙皇宫”的幽灵

多厅院影城

160 艺术电影的教父MK2

165 UGC Ciné-Cité多厅院影城的影响

非营利的影像中心

167 影迷的圣地“法国电影资料馆”

171 小城市公园里的露天电影节

174 美术馆里的电影院“蓬皮杜影院”

177 巴黎电影教育中心“影像论坛”

附录 Appendix

183 艺术实验电影的旗手CNC

185 奖助新锐导演的机构AFCAE

187 艺术实验电影的观众

189 巴黎电影地图

作者序

人文·艺术·电影院



Paris Cinéma



电影是文化、是艺术、是旅行，也是知识。若非电影的出现，我无法身在台湾而神游世界，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接触古今最伟大的文学与戏剧作品；更无法了解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与古往今来风流人物的故事；电影陪伴着我成长，培育了我的思想与人格，建构了我对不同国家的认识基础，几十年下来，电影已经与我的生命不可分割，成了我这一生最亲密的友人与伴侣。

童年影事

我与电影相遇于五岁。在母亲与小舅的陪伴下，第一次来到位于木栅菜市场内的“光明戏院”，看了平生第一部电影，片名我早已忘记，但是，透明的玻璃建筑与惊悚的灯光气氛却在我脑海里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自此以后，无论何时何地，看电影成为我最大的快乐。上了中学以后，生硬的教学方式与僵化的教育思想，使我对于求学失去热情，当时，惟一可以让我感到自由自在，并激起幻想的地方就是电影院；它成为我的庇护所，引领我追逐自由梦想的殿堂；在那儿，我首次接触到佛列兹朗（Fritz Lang）、费里尼、帕索里尼、戈达尔、特吕弗与夏布洛，也是在那儿，我看到林黛、乐蒂、嘉宝、林凤娇、秦汉与克拉克·盖博，听到白光、周璇的歌声，如今回想起年少这段甜蜜的观影经验，至今仍旧回味无穷……

为了看遍当时国内最重要、且惟一的影展——金马国际影展，公开售票的前晚，我漏夜排队买预售票，心想：“就算是翘课也要看到所有的电影！”那晚，我身上披着单薄的中山女高制服外套，腋下夹带一本电影资料馆出版的《如何欣赏电影》，两手捧着涂满密密麻麻批注、当时被我奉为影评之最、也是“必修”的电影评论教科书——陈国富的《片面之言》，在十一月清冷微寒的冬夜中，在门外苦候整晚，直到隔日早上十点，电影资料馆开门售票为止。

电影资料馆与影评培育电影种子

当时的台湾出版界，电影类的出版物，可说“少之又少”，印刷也多半粗糙，好的影评书籍或者电影理论书籍，更是凤毛麟角。若想寻访坊间绝版的电影著

作，惟一的方式就是来到位于青岛东路七号四楼的“电影资料馆”。虽然电影资料馆因空间、经费与人力有限，一直以来，无法真正做出与法、意、英电影图书馆一般的格局，但是，直到今天，对于想从事电影研究的莘莘学子、学者，还是非得通过此地寻找资料不可。

七十年代的台湾影评界，真可谓意气风发，焦雄屏、黄建业、陈国富、刘森尧、李幼新等人纷纷在影评界崭露头角，多亏了这些影评界前辈的努力，引进了不少电影理论经典著作，使得我得以接触到国外的电影美学思想；而当时的台湾影评界，真可谓“一字定生死”，影迷跟着影评走，相较于今日各大报影评版面愈来愈缩减、甚至消失，影评人愈来愈人微言轻的光景，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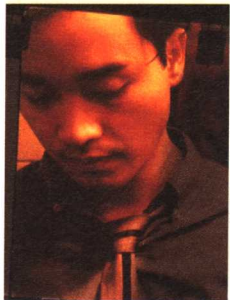
在这些前辈的培育之下，我一遍又一遍地看所有的经典名作。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台湾既有的片单再也无法满足我的需求，我开始梦想来到卢米埃尔与梅里叶的电影国度——巴黎。或许是命中注定，我竟然无心插柳地考上了巴黎索邦第一大学的电影电视系，自此展开了我与电影一生的因缘。

艺术电影的捍卫者

自从卢米埃尔兄弟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大咖啡馆”公开放映巴黎的第一场电影以来，百年间，巴黎电影院的光影一如巴黎的街灯，不但未曾熄灭，反而愈燃烧愈炽烈，日复一日将世界各地美不胜收的景致、独一无二的风土人文，古往今来风流人物的神采展现在观众的眼前，不但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影迷，连导演对巴黎亦情有独钟；难怪伍迪·艾伦会选择巴黎作为电影《大家都说我爱你》中的背景，当影迷看到他腋下夹着一根细细长长的法国面包，悠悠哉哉地沿着塞纳河漫步时，莫不发出会心一笑！

但是，身为巴黎影迷却了解，若非巴黎艺术实验电影院老板的坚持，独排众议、持续且不间断地映演这些艺术作品，并且以导演影展的方式呈现给巴黎影迷，使得影迷得以完整地了解每位导演的思想与作品风格，并进而成为这些导演的忠实拥护者，伟大一如伍迪·艾伦、侯孝贤、蔡明亮、杨德昌、阿巴斯与阿尔莫多瓦等导演的作品也将永远被束之高阁，根本没有问世的机会，所以，这些导





演之所以能够拥有今日影坛的地位,不能不归功于这些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的坚持与努力。

此外,这些巴黎艺术电影院的老板不时举办各种电影展,例如“铃木清顺作品回顾展”、“短片展”、“实验电影展”、“非洲纪录电影展”、“怀念张国荣影展”、“西默农作品电影展”、“文学与电影展”、“塔可夫斯基回顾展”、“帕索里尼回顾展”、“韩国影展”等,帮助新世代与旧世代影迷发掘或重温某导演或演员的代表作,或透过不同主题来了解一个国家,或从短片中发掘新锐导演。所以,巴黎电影院的存在对于世界艺术电影的催生与保存,实在不可或缺;诚如世界最重要的艺术电影制片兼发行商——MK2老板马汉·卡密兹(Marin Karmitz)所言:“法国的强盛得力于外国人的贡献,法国更是世界电影交流的中心与艺术电影的捍卫者。”

巴黎艺术电影院的困境

然而,今日巴黎的艺术电影院面对大戏院及多厅院影城的竞争——大戏院如Gaumont Grand Ecran Italie以及REX,标榜着超大型银幕、最先进影音设备及豪华装潢;多厅院影城如UGC Ciné-Cité,拥有近二十间大小放映厅,还首开月缴十八欧元免费看电影的会员卡制,并将影城设置在大型的Shopping Mall内,使得看电影不再是文化艺术活动,而是纯消费娱乐行为,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带动了另一股全新的观影风气。这些商业影城与会员卡的出现,导致艺术电影院的观影人口大量地流失,影响所及,艺术电影院一间接着一间结束,剩余的几间艺术实验电影院,也因同业间激烈的竞争、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多元化的视听娱乐活动的交相夹击,苟延残喘。

所幸的是,剩下的这几间巴黎艺术电影院的经营者,历经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的变迁,世界电影市场普遍的不景气,却仍然愿意苦撑!而热情的巴黎影迷,也宁愿舍弃较便宜的商业电影院,多花几块欧元,到小戏院看名不见经传的新导演的作品,或日复一日地卧游于卓别林、基顿时期的默片与二三十年代的黑白电影世界里;法国文化部也不惜耗费巨资举办各种电影节,以六十台币一场的

超低票价吸引年轻一代，培育他们欣赏艺术电影的习惯；巴黎市政府每周也为儿童举办电影欣赏活动，并且每月为儿童设计电影制作培训营；“国家电影局”（CNC）更从艺术电影的制作、创作、发行到艺术电影院之硬设备的整修，一路拨款赞助。若非法国上从政府、下至老百姓一致的努力，巴黎不可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艺术电影之都与孕育世界艺术电影的摇篮。

作者的期望

通过此书的完成，我期望所有热爱电影与文化艺术的读者对于艺术电影在巴黎之所以兴盛的原因有多面向且深度的了解；我更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能够刺激政府、电影从业者、文艺界与影迷重新思索“电影院”，除了作为看电影的空间以外，有无其他的可能性？法国政府如此重视电影的理由何在？巴黎成为世界艺术电影之都，其背后的诸多形成条件为何？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年来，韩国电影的崛起，诸多原因之一便是参考并引进了法国的电影政策；而我们又何其幸运，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如此多的杰出电影创作者。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全新的电影文化与健全的电影制度落实在这块土地上，使得更多优秀的人才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电影工作，并因他们的努力，使得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大放异彩。最后，我要感谢一直以来关心与爱护中国电影文化，并为此奉献心力与岁月的电影工作者与影迷，仅将此书献给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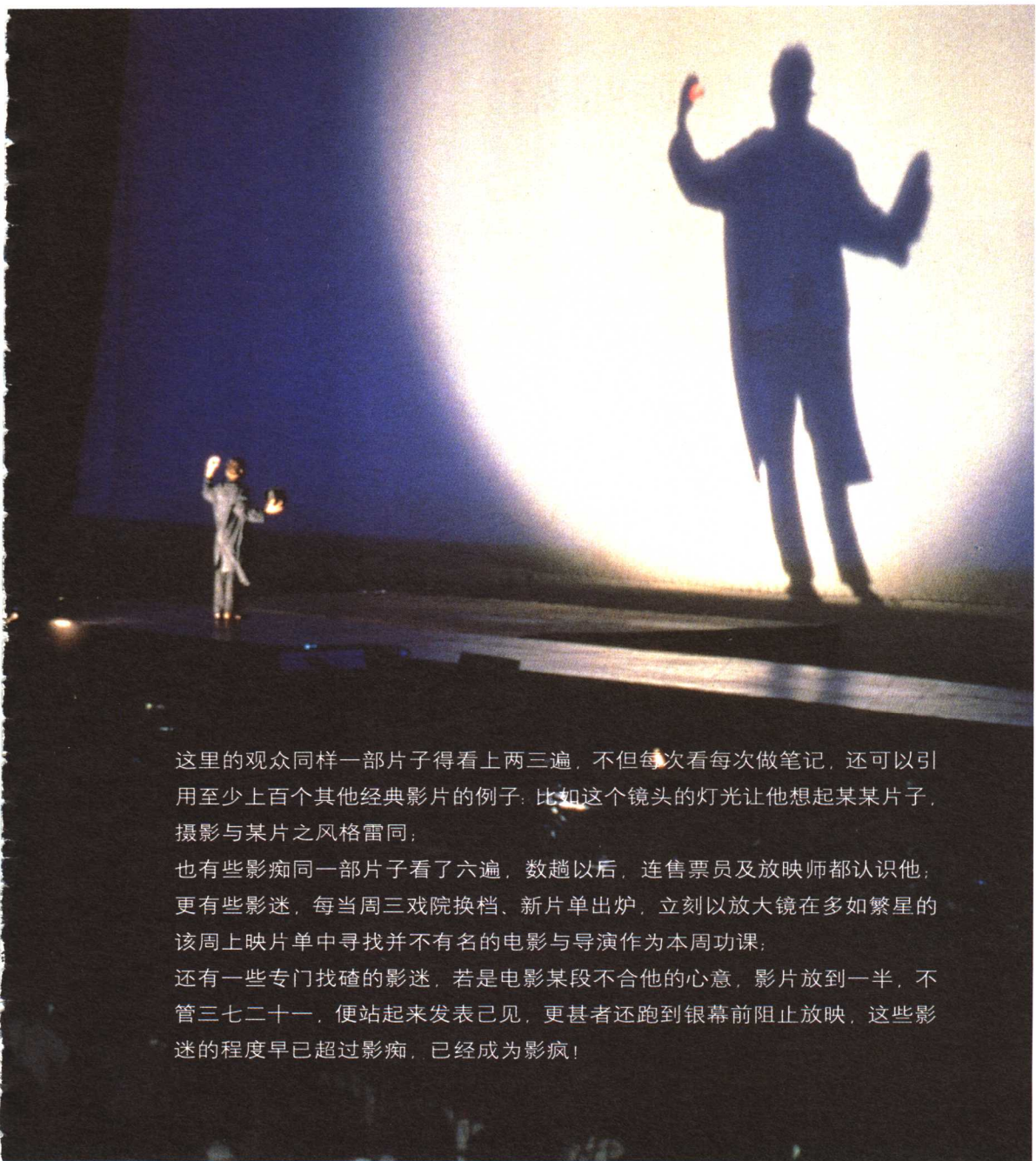


彭怡平 2004年11月于台北友善的猫工作室

Part: **1**

人文篇 Culture





这里的观众同样一部片子得看上两三遍，不但每次看每次做笔记，还可以引用至少上百个其他经典影片的例子。比如这个镜头的灯光让他想起某某片子，摄影与某片之风格雷同；

也有些影痴同一部片子看了六遍，数趟以后，连售票员及放映师都认识他；更有些影迷，每当周三戏院换档、新片单出炉，立刻以放大镜在多如繁星的该周上映片单中寻找并不有名的电影与导演作为本周功课；

还有一些专门找碴的影迷，若是电影某段不合他的心意，影片放到一半，不管三七二十一，便站起来发表己见，更甚者还跑到银幕前阻止放映，这些影迷的程度早已超过影痴，已经成为影疯！

1994 年的费里尼之夜 (Parc de la Villette/E.P.P.G.H.V. 提供)

反射咖啡馆



巴黎电影观众看电影时，通常不带零嘴进场，所以场内很少听见吃爆米花、嗑瓜子、开汽水瓶的声音，早到的客人在入场前多半来杯咖啡提神，因此不少艺术实验电影院虽不附设饮食部，却都有小型的咖啡馆，但是，最具电影气氛的咖啡馆却不是电影院附设的咖啡馆，而是位于历史悠久的电影街——香坡街（rue Champollion）上的反射咖啡馆（Café Reflet）。

反射咖啡馆的气氛不是来自墙壁上张贴的电影海报与电影名导演的照片，事实上，零零星星的电影海报与照片不但不能为咖啡馆增添气氛，反而让我想起台北的羊肉羹、炒米粉小吃店里的戏院广告栏，贴在那儿，可有可无！然而，黑色的木桌椅、五颜六色的摄影灯光打造的气氛，使咖啡厅神奇地转化为拍片场景，加上咖啡厅外有反射梅帝奇（Reflet Médicis）、香坡（Champo）与拉丁区（Quartier Latin）三家艺术实验电影院环伺，使得咖啡馆变成电影人聚集的中心。

我还记得，第一次到反射梅帝奇戏院观赏伍迪·艾伦的回顾展影片《曼哈顿》，电影结束后，我到此咖啡馆小憩片刻，边喝咖啡，边回味电影中的场景，却发现伍迪·艾伦竟然坐在角落！我兴高采烈地取出笔记本，想请他留下只字片语，戈达尔突然也出现在门口，他的身旁是鼎鼎大名的法国演员米契尔·皮柯里（Michel Piccoli）。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坐在靠门边的位子，差一点连气都喘不过来，却发现周遭一如平常般地谈笑风生，对这两位大导演的出现视若无睹；我正纳闷其原因时，老板娘丹芙妮笑着端来一杯冰水给我退火，她在我耳朵边悄悄地说：“这样的情况每天发生。”我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如此无动于衷。

“我们随着电影的频率一起作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老板雷吉如是说。当附近的电影院有影片放映时，咖啡馆内空无一人，甚至连老板与老板娘都不见了，清场期间，雷吉与丹芙妮却又神色匆匆地出现，不到一会儿功夫，馆内已高朋满座；而香坡街上工作年资最老、已有二十年以上，体型有如劳莱与哈台的放映师丹尼尔与法斯瓦，也出现其间，抽空喝杯啤酒。

偶尔，拉丁区美术学院的学生会携带作品来此请求展出机会，反射咖啡馆因此也成为艺术家初试啼声的场所；展出结束后，这些艺术家总会留下一件作品，雷吉与丹芙妮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悬挂在吧台四周，象征友谊的纪念；这也是反射咖啡馆的气氛不同一般的原因，它从不是来自装潢，而是因人与环境。



“宝塔”的爱情故事

刚来巴黎时，居住在第七区的先生街（rue Monsieur），这条街上住的多是老太太，平日足不出户；而我住的五楼公寓，不分白天夜晚，整间楼层都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夜晚八点过后，中庭花园四周的几栋建筑更是一片漆黑，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街景一片荒凉死寂；虽然，这样的气氛颇适合休养生息、研究写作，但是一星期以后，有如孤岛隐士般的生活氛围渐渐使我不耐，我抛开人生地不熟的疑惧，夜晚七点过后，只身投入空无一人的街道。不同于平日，我决定试试全新的路线，刻意挑往地铁站相反的方向走，从先生街一转弯随即抵达巴比伦街（rue de Babylone），荒芜的街景让我夜游的心情也因此黯淡起来。就在一片漆黑之间，天空的一角出现亮光，我随着亮光的方向前进，来到一扇半开的小门前，门外标示着五十七号的门牌号码，除此并无任何特别的标示，然而，西方建筑中稀有的木头门槛设计引起了我的注意，而半开的门内露出黑夜中显得特别耀眼的灯光，有如召唤我一探究竟。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跨进此门。

门内融合了中国江南建筑之庭园楼台石林及日本佛教寺庙风格的建筑，令我



宝塔一度因为建筑结构堪虑而被迫歇业，如今内部正在进行屋顶结构加固工程。

眼睛一亮，也让我一时难以置信，在花都巴黎竟然有这么一栋美轮美奂的东方建筑；屋主沿着建筑轮廓添加照明，使得建筑充满灵性，并且有几分遗世独立的味道；屋主给此地取了个很东方的名字：“宝塔”（La Pagode），让我联想起古老的中国。

我原本以为，宝塔是一间专门展览东方文物的博物馆，却意外地获知此地为电影院，让我不能不羡慕巴黎影迷，并且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与想像力。而宝塔独特的东方魅力，也受到法国影迷的垂青，不少影迷专程不远千里来此观赏电影。然而，宝塔的兴建却源于个人一时的兴起，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

见证爱情与历史的宝塔

十九世纪末，东方文化深深吸引着欧洲，尤其日本的文化艺术，更受到布尔乔亚阶级的广泛支持，成为流行文化的代名词。一八五四年时，日本结束了闭关锁国政策，首度与西方贸易，几年后，于卢浮宫附近的“立佛丽街”（rue de Rivoli），第一家专门贩卖远东精品的商店开幕，自此以后人潮不断，买主甚至包括当时艺术界颇负盛名的画家德加（Degas）。



金碧辉煌的白鹤展翅，十足展现了十九世纪末巴黎上流社会的东方情调。



优雅闲逸的东方古韵，吸引了中外文人雅士前来探访。

印象派画家德加珍藏的葛饰北斋(Hokusai)、歌川广重(Hiroshige)等人的木刻版画，不少购自此处；而德加绘画中独特的视点与二度空间的风格，即受此影响；此外，印象派画家诸如莫奈(Monet)、乌依亚尔(Vuillard)等人，亦深受日本版画的

影响，纷纷自其中汲取创作灵感；波纳尔(Bonnard)自从参观了一八九〇年于高等美术学院(Ecoles des Beaux Arts)举办的“日本艺术”展览后，终其一生，对日本艺术的热情都不曾退烧；同一时期，德彪西(Debussy)于一八九九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发现了远东音乐的神秘之美，影响他日后的《牧神的午后》与《海》等创作。更甚之，艾德蒙·巩固尔(Edmond de Goncourt)于《亲爱的》(Chérie)一书的前言，也以吹嘘“自己已经战胜了日本主义”而自豪。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一八九五年，巴黎首屈一指的Bon Marché百货商店的总裁莫翰(M. Morin)先生，要求当时最著名的建筑师，即小皇宫(Petit Palais)的建筑师亚历山大·马赛(Alexandre Marcel)于他所拥有的第七区巴比伦街上的私人花园内建立一座东方宝塔；然而，莫翰却嘱咐设计师：“直到完成以前，请不要对外界公开这个计划的任何蛛丝马迹。”

为了建立一座真正的东方宝塔，亚历山大不远千里自日本运来当地最好的木材；为赋予这座传奇的宝塔真正的东方灵魂，他以最优渥的条件雇用最杰出的日本工匠，雕刻出一扇扇精美的细木护壁板。

次年，“宝塔”终于在莫翰殷切的期盼之下落成，完工典礼当天，莫翰当众宣布这座传奇宝塔将献给他挚爱的妻子。应邀的宾客莫不为莫翰的真情所感动，纷纷投以热烈的掌声，并且对他身旁美丽的妻子投以既羡慕又忌妒的眼光。然而，这位美丽的妻子却未抱以同样的热情对待；未到典礼结束，她已经与莫翰公司股东的儿子私奔，留给后世一座永远的爱情见证，与一则悲伤的爱情传奇。